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¹

(1909 年 6-7 月)

1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

(7 月 3 日〔16 日〕)

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最近一次《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所通过的几项决议的全文。参加会议的有：《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 4 人，在彼得堡、莫斯科区域(俄国中部)和乌拉尔的地方组织中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代表 3 人，中央委员(布尔什维克) 5 人。

会上展开的辩论无疑对全党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次辩论，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机关近来坚持执行的、但是最近受到一部分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不少攻击的政治路线，就变得十分明确并且相当完整了。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位同志代表反对派参加，双方都作了必要的说明。

鉴于上述情况，《无产者报》编辑部将尽一切力量整理并出版一份尽可能完整的会议记录。在这个公报中，我们只想谈几个问题，因为这几个问题如经某种解释可能引起误会，而且已经在国外同志中间引起误会。其实，这些详尽而又十分明确的会议决议

本身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会议记录将为透彻了解这些决议提供充分的材料。发表这个公报的目的，主要是指出这些决定和决议对于布尔什维克派别内部的意义。

我们就从《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这个决议谈起。

对于这个决议中直接反对召回主义的那一部分，反对派的代表在会上其实并未表示重大异议。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认为：既然召回主义形成一定的派别，那么它就愈来愈背离社会民主党；召回主义的某些代表，尤其是公认的召回派领袖斯坦·同志，甚至还沾染了“某种无政府主义气味”。会议一致认为，必须同召回主义这一派别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通牒主义则是另一回事。

出席会议的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自称是最后通牒派。他们两人在决议付诸表决时，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说他们是最后通牒派，决议提出要同最后通牒主义划清界限，这就是说，他们要同自己划清界限，对此他们不能同意。后来，在反对派反对的情况下又通过了几项决议，于是反对派的两个代表发表书面声明说，他们认为会议的决议是不合法的，会议通过这些决议，就等于宣布布尔什维克派分裂，他们将不服从也不执行这些决议。这件事情，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谈到，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反对派代表之一马克西莫夫同志正式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分裂出去了。在这里，我们想从另一方面来谈谈这件事。

很遗憾，评价最后通牒主义，也同评价那个叫作召回主义的彻底最后通牒主义一样，我们只能根据口头传闻，而无法取得书面材料。无论是最后通牒主义还是召回主义，至今都没有表现为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纲领”。因此，观察最后通牒主义只好根据它的唯一具体的表现，这就是它要求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发出最后

通牒，要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必须有严格的党性，服从党的中央机关的一切指示，否则就必须放弃代表资格。但是，事实上还不能断言，对最后通牒主义的这种说明是完全确切的。不能这样断言的原因如下：参加会议的两个最后通牒派之一，马拉同志声称，这种说明与他的情况不符。马拉同志认为，近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改进显著，因此，他并不主张现在就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他只是认为，党应当用一切办法对杜马党团施加压力，包括向它发出上述最后通牒。

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当然可以在一个派别内共处。这样的最后通牒派会随着杜马党团活动的改进而完全克服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不是不要党进行长期工作，帮助杜马党团，改进杜马党团的活动，不是不要党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巧妙地利用杜马活动来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恰恰相反，它正是意味着要求党这样做。既然杜马党团活动有了显著的改进趋势，那就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工作。这样，最后通牒主义也就会渐渐失去它客观存在的意义。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布尔什维克是谈不上分裂的。《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这两个决议所说的划清界限，对他们也未必适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只不过是对某一实际问题的提法和解决方法持略有不同的意见而已；这里并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原则分歧。

决议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党内思想派别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最后通牒主义，却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最后通牒主义（目前它无疑是存在的）不要党及其中央机关进行改进杜马党团活动的长期工作，也不要党巧妙地利用第三届杜马提供的丰富宣传材料在工

人中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工作。这种最后通牒主义不要党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工作，改进杜马党团的活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的唯一手段就是最后通牒，要党把最后通牒当作达摩克利斯剑²，悬挂在杜马党团的头顶上，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用最后通牒来代替西欧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顽强的学习而积累起来的、真正根据革命的精神利用议会活动的全部经验。要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之间划一条界限，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冒险主义思想把他们紧紧地系在一起了。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别布尔什维主义，必须同这两者划清界限。

但是，对这种“划界限”，我们是如何理解的，而会议又是怎么说的呢？反对派的某些代表硬说，会议宣布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分裂，这是否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呢？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会议的决议声明，在布尔什维克派内部正在萌生同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明确的策略相对立的派别。代表布尔什维主义的是我们党内的布尔什维克派。派别并不等于政党。政党可以包括许许多多不同色彩的派别，其中极端派相互之间甚至会有尖锐的矛盾。在德国党内，有考茨基的鲜明的革命派，还有伯恩斯坦的极端修正主义派。派别则不同。政党内的派别是由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其目的首先是从某个方面影响党，以便在党内尽可能一丝不差地贯彻自己的原则。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致。任何想要弄清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冲突问题的真相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对党的统一和对派别的统一的要求的这一差别。会议并没有宣布派别的分裂。如果地方工作者认为，会议的决议号召我们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工人从各个组织中驱逐出去，甚至把有召回派分子的地方的组织立即解散，那就会犯严重错误。我们提醒地方工作者，千

万不要采取这种办法。召回主义在工人群众中间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召回派企图独立自决，蛮干到底，这样他们就注定会走向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稍微表示坚决拥护，就是既自绝于派别，也自绝于党。如果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大批工人（可能很多）都算成这一类人，那是很荒唐的。产生这种召回主义的主要原因是了解杜马党团的活动。同这样的召回主义斗争的最好办法就是：一方面，广泛地全面地向工人介绍党团活动，另一方面，向工人提出接触党团和影响党团的方法。例如，在彼得堡，只要杜马代表同志同彼得堡的工人举行一些座谈会，就可以大大削弱那里的召回主义情绪。因此，必须尽力避免同召回派在组织上分裂。只要对召回主义和同它一脉相承的工团主义进行稍微坚决彻底的思想斗争，很快就会使各种关于组织上分裂的议论完全落空，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使召回派的个人和团体脱离布尔什维克派，脱离党而已。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的情形也正是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最后通牒主义，同会议再一次表明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是完全不相容的。在各项基本的原则性的决议通过以后，他声明说，他认为这些决议是不合法的，尽管这些决议是十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的，而有些决议则是十票赞成一票反对（马克西莫夫）、一票弃权通过的（例如，《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整个决议）。当时，会议就通过一项决议，声明会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治活动不负任何责任。问题很清楚，马克西莫夫同志既然坚决反对会上绝大多数人通过的一切原则性的决议，他就应该知道，他和与会的其他人之间已经失去了思想上的一致，而思想上的一致是党内派别存在的起码条件。但是，马克西莫夫同志并不就

此止步。他坚决声明说，他不仅不打算执行这些决议，而且也不服从这些决议。因此，会议也不能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政治活动负任何责任，会议还声明（见圣彼得堡代表米·托·等人的声明）：“这里的问题不是派别的分裂，而是马克西莫夫同志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分裂出去了。”^①

我们认为，还必须使同志们特别注意会议的下列决议：《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和《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里重要的是：应正确理解为什么提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路线”的问题以及对待一般合法机会，特别是对待杜马讲坛的态度的问题。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同两种取消主义，即右的取消主义和左的取消主义进行斗争。右的取消派说：不需要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重心应该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放在合法机会上。左的取消派则走向另一极端，在他们看来，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机会，千方百计进行秘密活动——这就是他们的一切。这两派不相上下，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取消派，因为在目前历史所造成的情况下，不把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有计划地适当结合起来，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家知道，右的取消派在孟什维克派当中特别猖狂，在

① 马拉同志也曾经声明：他将不执行会议的决议，但是要服从这些决议。马拉同志还特别声明：他认为，同召回主义进行同志式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认为，既不必同召回主义进行组织上的斗争，也不要使布尔什维克派分裂。至于谈到组织上分裂的整个问题，那么从会议《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的决议^③中可以看出，这是召回派和造神派^④搞的分裂活动，因为创办这所党校无疑就是企图建立一个新派别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新中心。

崩得⁵当中多多少少也是这样。但是，近来在孟什维克中有一种回到党的原则上来的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不能不受欢迎，正如会议决议所说的“该派别的少数人”⁶（孟什维克中的）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正在为自己的活动重新寻找党的基础”^①。

目前反对右的取消主义的孟什维克为数不多，对这部分人布尔什维克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应当竭力接近这一部分护党派，接近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有党的原则的人。这决不是说要一笔勾销我们同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的分歧。对于孟什维克背离革命社会民主党路线的行为，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显然，这决不是说把布尔什维克派融化在党内。布尔什维克在夺取党的阵地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这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为党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应当照旧存在。但是，有一点应当牢牢记住：会议决议谈到的“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责任，现在主要落在甚至完全落在布尔什维克派的肩上。目前，党的全部工作或者几乎全部工作（特别是在各地）都是布尔什维克担负的。他们这些坚定彻底的党的原则的保卫者，现在担负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吸引一切对党的建设有用的人参加党的建设。在目前这个困难时期，如果我们不向其他派别中的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即反对取消主义的护党派伸出手来，那真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种立场，会上绝大多数人，包括所有来自地方组织的布尔什

^①决议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⁷“编辑部的分裂”是指普列汉诺夫同志退出该报编辑部，从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声明看来，他退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是迫不得已的，完全是这个编辑部的取消主义倾向造成的。

维克代表在内，都认为是正确的。反对派却摇摆不定，不明确表示赞成我们或者反对我们的立场。尽管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却因为会议采取了这条路线而责备会议“背叛布尔什维主义”，责备会议转到孟什维主义的立场，等等。我们对此只回答了一点：请你尽快在报刊上把这些话向全党和整个布尔什维克派公开，这样我们就能够再一次揭穿你的“革命性”的真正含义和你“维护”布尔什维主义的行为的真正性质。

我们建议同志们注意会议《关于……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一决议。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合法机会”的问题同各种色彩的取消主义的密切联系。现在，反对左的取消主义，同反对右的取消主义一样，也是必要的。议会迷同召回主义一样，都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深恶痛绝的，在议会迷看来，整个党的组织工作应该归结为使工人围绕着“合法机会”，特别是围绕着杜马活动集合起来，召回主义则不了解合法机会对党，对党的利益有什么意义。会议的各项决议认为利用合法机会对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决议中，没有一处说合法机会和利用合法机会是独立存在的目的。而是处处把它们同秘密活动的任务和方法密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现在特别值得注意。决议本身对这一点已经作了一些实际的指示。但是，这仅仅是指示而已。一般说来，现在应该谈的主要不是“合法机会”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占什么地位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现有的“合法机会”对党最有利的问题。党在多年的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了。这方面，党，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做得还不够，今后必须比过去更重视、更主动、更努力。我们应当学习利用合法机会，并且要象过去和现在我们学习进行秘密活动的方法

那样，顽强地学习。会议正是号召一切珍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利益的人，都要这样顽强地进行工作，为党的利益而利用合法机会。

我们对党的秘密工作的态度依然不变，当然也不应该变。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只有巩固了党，我们才能利用那些合法机会为党谋利益。现在应该特别注意正在工业中心形成的工人团体，党的工作的总的领导应该转到（而且正在逐渐转到）这些工人团体手中。我们在各方面的活动中应当全力以赴，促使这些团体造就真正党的原则性强的社会民主党的骨干。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实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载于 1909 年 7 月 3 日（16 日）
《无产者报》第 46 号附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19 卷第 1—12 页

2

讨论《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 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 代表会议的鼓动》决议时的讲话

(6月8日〔21日〕)

(1)

一方面,声称没有原则分歧,拒绝公开发表意见,而另一方面,又在谈论布尔什维克派内的原则分歧。这不是两面派行为吗?唐恩在全党代表会议上说过:谁不知道列宁因为搞孟什维主义受到指责 我回答他说 请读一读《无产者报》,根据它去作判断吧,不要搜集谣言了。那时马克西莫夫默不作声。没有什么比不进行公开斗争更糟糕的了。我说原则上的统一被破坏了,你们说的是另一回事,可同时又把列宁称为马尔托夫……为什么这次会议从党的观点来看是不合法的呢?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成员是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他们谈论的是怎样更好地贯彻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们宣传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这表明你们对党已经完全绝望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始终维护党性,现在我们继续执行的也只有这条路线,可是你们却在基层鼓吹分裂。在孟什维克中也有维护党性的派别。我们坚信党并且

捍卫党。

(2)

马克西莫夫说未曾进行过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宣传。利亚多夫、斯坦尼斯拉夫、弗谢沃洛德的发言已经够清楚了。从 1908 年 5 月起，利亚多夫和斯坦尼斯拉夫就在俄国进行了宣传。我们这儿有斯坦尼斯拉夫写的决议案，他要的是什么，决议案中说得相当清楚。⁸这是对派别的侮辱。孟什维克中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即普列汉诺夫派，布尔什维克中也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孟什维克和我们中间都有瓦连廷诺夫—马克西莫夫之类的取消派。鉴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发表了声明，我重申：我的话是对马克西莫夫所说的“列宁—普列汉诺夫派别的轮廓已经清楚了”的回答。

载于 1934 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19 卷第 13—14 页

3

讨论关于召回主义和 最后通牒主义问题时的讲话

(6 月 9 日〔22 日〕)

我想谈谈“中心的思想”。关于科特卡代表会议⁹ 马克西莫夫弄错了；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波兰人赞成抵制，我的一票又是决定性的，我曾声明过，那时我宁愿和布尔什维克投一样的票。这是我在对待波兰人问题上提出的条件。那时整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反对抵制，而派别却赞成抵制，但并没有分裂，因为不存在希望分裂的集团。一年以后，派别站到了我们这边。有些“布尔什维克”，不敢抨击召回派，害怕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在代表会议上我是和“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回派的。这就是你们对中心的想法。

马克西莫夫所讲的分裂事件是可笑的。在马克西莫夫写的东西里丝毫没有提到中心，但米哈的信现在已被证实了。这封信说，列宁正在执行一条右派崩得路线。文件中就有这样的话。米哈所写的，正是马克西莫夫现在所讲的。这就是中心的思想。而这封信是我们的高加索朋友给我们送来的，是他们把委托书给了右倾分子伊里奇。这是米哈于 1908 年 7 月在集团的参与下玩弄的手腕。马克西莫夫说我们将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开会。当然，我们将这样做，就象在中央机关报¹⁰ 内和唐恩、马尔托夫一起开会一样。召回派在代表会议¹¹ 上态度老实，这是经过激烈斗争的结果。我

们多次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阿克雪里罗德读完了关于军事作战任务的那一条后说：“和这样的‘布尔什维克’不难共事。”我们不让召回派进入我们曾和唐恩一起呆过的杜马委员会。是的！我们将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开会，就象和唐恩、马尔托夫一起开会一样。关于这一点，请你们在报刊上公布吧。

我和马拉在中央委员会一起开会。您，马拉，是通神的召回派成员。我讲的不是关于善良的意图，而是政治路线。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有关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议论。当普列汉诺夫谈他在对待工会方面的错误¹²时，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把他从我们这一边推开。当他准备放弃自己的错误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我们用反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¹³吸引他，还是你们为了进行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而推开少数“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孟什维克”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串通普列汉诺夫反对卢那察尔斯基，但是我们要指出，是谁在和谁调情。当普列汉诺夫把波特列索夫赶走的时候，我准备向普列汉诺夫伸过手去。这不是新的中心，而是新的、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人在向我们重提罗莎·卢森堡的旧事。¹⁴但在这里重提旧事，是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应该这么干。

“布尔什维主义”现在应该成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

4

讨论关于卡普里党校问题时的讲话

(6 月 10 日〔23 日〕)

我感到奇怪，这怎么还没有使我们厌烦。马克西莫夫同志激动得没有道理，因为每一次闹分裂必然有过头的指责，而且人们总是把分裂事件和人格问题搅在一起。我记得 1901 年同克里切夫斯基、1905 年同马尔托夫、1907 年同普列汉诺夫的争执，他们都向我进攻，大喊大叫人格问题。问题不在于人格，而在于在斗争过程中有人瓦解本派而另立新派。例如利亚多夫就是如此。他还不是一个坏同志，但他在瓦解我们的派别并在建立自己的派别。我想，马克西莫夫是在瓦解那些 he 认为是孟什维克的人。这是他的完全合法的权利，可是他却对我们说邀请列宁去党校。关于监督的问题也是可笑的。这样行不通。显然，党校是新的中心，新的派别。马拉说他不放弃自己的职务¹⁵。马拉同志，您受到派别狂热的影响了，而这种狂热是由“通神的”召回派的政治斗争所决定的。

什么是派别？这是政党内思想一致的人结成的联盟。在杜马里，政党是杜马内思想一致的人结成的联盟。作为一个杜马代表，例如霍米亚科夫，并不会由于转入另一个政党而不再担任杜马主席。派别对政党的关系也是如此。党委派你担任的职务，只有党才能撤销。我们现在吵架，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结成思想一致的人的联盟。谁也不想抢你的党内职务，没有必要和这扯在一起。我们

之间是派别的分裂，并不是党的分裂。党内职务并不属于我们这次会议处理的范围。关于人格，在这里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此我已习以为常，因为我已第四次挨骂了。应该承认客观存在：两个中心，两个派别还有党校都是事实。当我们散伙时，一切都将更加清楚。

载于 1934 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19 卷第 17—18 页

5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 在党内的任务问题时的讲话

(6 月 11 日〔24 日〕)

我认为，用不着一百次一千次地向马克西莫夫同志指出问题的实质，就是说，用不着反复向他说：他在同我们闹分裂，在建立一个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克派或者通神的召回派。这一切《无产者报》已经谈过，发表过，反复解释过，着重指出过。我现在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请你把你在这间屋子里说的一切刊印出来，——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停止这场进行了三天多的不体面的争吵，才好进行思想斗争。请把下面这些话都印出来吧：我们是“新布尔什维克”；是新《火星报》¹⁶所说的“新无产者报派”（实际上是孟什维克），我们“倒退了两步”，我们“在破坏俄国革命最珍贵的遗产——布尔什维主义”，请你把我从你的发言中记录下来的这些东西刊印出来，这样，我们就好让大家一次又一次地看出，你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克。请你把你下面这些话刊印出来：我们——我又引用你的话——“如果当了普列汉诺夫的俘虏，就会在新的高潮中毁灭政治生命”，我们“将在长期反动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请你把这些话刊印出来，我们好再一次就布尔什维主义同“通神的召回主义”的区别作出对党有益的说明。既然你拒绝这样做（从 1908 年 8 月起，我们就在编辑部的会议上正式建议你出一本

小册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你却对我们的公开挑战置之不理），拒绝公开斗争，继续在内部争吵，那我们就不得不设法把你从我们的派别内（不是从党内，而是从派别内）直接划出去，使你公开发表意见，以便进行对党大有教益的思想斗争。

载于 1934 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19 卷第 19—20 页